

“淺文理”與文言語體層次特徵

——以《官話問答》文白雙語體中的文言書面語體詞彙為例

張美蘭

[提要] 學界對清末民初語體特徵差異越來關注。以往關於文言、口語之爭，“淺文理”之說，這種探討主要集中在《聖經》中文譯本的語體風格討論和實踐中。通過對文白雙語體漢語教材《官話問答》的語言分析，可以發現在漢語教材編寫中這種“淺文理”，即半白半文的文體已然存在。尤其是在對話體的教材中，其文言表達總是受到多種限制。《官話問答》文言翻譯部分的詞彙表達具有“淺文理”淺近通俗的特性，這也充分說明了從文言到官話口語的歷史進程中語體間的複雜關係。

[關鍵詞] 《官話問答》 淺文理 書面語體 官話口語 詞彙

[中圖分類號] H10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4 - 0046 - 09

一、引言

“文理”(Wenli)與“文言”不完全等同，這是傳教士漢譯《聖經》時創造的一個術語，又分深文理(純正的文言文譯本)和淺文理(Easy Wenli Version, 半文半白譯本, 非一般的淺白文言)。^①特定語體分別為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受眾”而設。英國傳教士楊格非(Griffith John)1882年在漢口聖教書局出版了淺文理本小說《引家歸道》16章,1888年他又將淺文理本改為官話譯本(聖教書局1889年印行)。1905年著有《引家歸道文理》(漢鎮英漢書館鉛板印)。這些就是為了特定的階層而創造和改編的小說。馬雲霞指出:作為深文理譯本的“二馬”譯本中使用了大量當時的口語,因此其文本語言實際上是文言與口語的雜合,這是《聖經》漢譯盡力面向大眾不斷本土化的體現。^②吳福輝以“鬆動的文言”來比喻“淺文理”。並對當時梁啟超“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的“新民體”等部分地口語化和歐化了的文言語體進行了歸納。^③總之,學界從《聖經》漢譯語體、海外名著的漢譯語體等方面對清末民初的“淺文理”語體特點進行過研究。這些對我們觀察清末民初漢語從文言到白話過程中半白半文過渡階段的語體語言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文言、白話與淺文理,其“淺文理”

兼具文言、白話二者之長，既像文言一樣優雅，又像白話一樣清楚易懂，也是語言表達的特殊語體。

非常有意義的是，不僅翻譯語體存在官話、淺文理與深文理的區別，漢語教材編寫中也有如此區分。《官話問答》就是一本兼用淺近文言文與北京官話口語的文白雙語體會話教科書。其官話部分為北京口語，其文言部分為淺近的文言書面語。這從一個側面顯示了該教科書為兩類不同階層所用的編寫目的，也非常明確地表現了淺文理的語體特色。

《官話問答》原是抄本，收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現收入《漢語會話書續編》（2010）中。它是一本文白雙語會話體教科書。其白話口語部分就是當時供學習北京官話的“話條子”，而對譯之文言是淺近的文言書面語表達。因該抄本沒有記錄抄錄作者和時間，從文中的相關信息大致推測其抄寫時段為從1915年到1924年間的民國期間。其一，會話教材第148課直接提及“民國時代”和“道尹”。“道尹”是1914年到1924年間所用的官名；其二，在第25課和第112課分別記錄了在1915年創刊於中國天津的“中國益世報”這一名稱；其三，第102課記載了“抵制日本貨的事”，清末民初三次抵制日貨，分別是在1908年、1915年、1919年。由此，大致可以推斷該教科書是朝鮮後期的域外北京官話會話書系列。

抄本《官話問答》共190課，由《官話問答便蒙》（39課）和主體部分《官話問答》（151課）組成。每課一問一答的對話，白話在前，文言對譯在後。其中第94課和第95課還有幾句沒有對譯的文言句子，可見教材編寫是從白話口語而後對譯文言的途徑。這些為進行民國初雙語體漢語教材研究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資料。在晚明至清代，隨着《聖經》等外國文獻的中文翻譯，依據翻譯者的中文根基以及白話文運動的開展，淺文言翻譯越來越多，淺文言的語言表達面貌如何，該抄本提供了一個參照。本文就《官話問答》的淺近文言語體面貌做一個專題研究。本文側重從文白用詞比較的角度進行分析研究。引文將官話置前（a），文言置後（b），標示課號。

二、文言與白話雙語體常用詞相異

一般說來，文言是士官文化之載體，白話是市井文化之載體。對上層人物和知識分子階層而言，文言也是一種社交用語，他們的口語中還有很多書面語成分。《官話問答》的編寫目的是為兩類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受眾”而設。所以，需學習官話口語者，則依據官話口語；欲學習文言者，則依據對譯之文言。正因為此，《官話問答》無論在句式表達還是詞彙表達上，很明顯地表現出古與今、文與白、新與舊之間的差異，在詞彙上更為突出。據汪永琴粗略統計，這種文白新舊常用詞彙差異多達3,000個左右。^④如：

- (1) a. 問你一句話。——b. 詢汝一言。（第3課）
- (2) a. 誰給你的？——b. 誰贈汝者？（第2課）
- (3) a. 打那兒來？——b. 由何處來？（第1課）
- (4) a. 這是什麼？玩藝兒。——b. 此是何物？玩物也。（第2課）
- (5) a. 來了麼？來了。——b. 來矣乎？來矣。（第1課）
- (6) a. 你有兄弟麼？沒有兄弟，有妹妹。——b. 汝有弟否？無弟有妹。（第7課）
- (7) a. 有的是吃的。——b. 盡有食物可食。（第8課）
- (8) a. 多少錢哪？三個子兒。——b. 若干錢？三枚銅元。（第2課）
- (9) a. 你念過書麼？念過呀。——b. 汝讀過書乎？讀過。（第10課）

(10) a. 你沒關門罷? ——b. 汝未閉門乎? (第 15 課)

例 (1) — (10) 中口語 a 與文言 b 之間的差異表達有：問—詢、一句話—一言、你—汝、給—贈、你的一汝者、打—由、那兒—何處、這—此、什麼—何物、兄弟—弟、吃—食、多少—若干、個—枚、念(書)—讀(書)、關門—閉門、沒 VP—未 VP、VP 麼—VP 乎、VP 了—VP 矣、VP 麼—VP 否、VP 罷—VP 乎等，大都表現出漢語詞彙或句式表達的古今差異。但細細分析這種古今差異又有不同時期的歷史層次，甚至還有通語層面與地域層面的區分。這些不同層次的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淺文理”的話體特徵。

下面我們分析《官話問答》文言文常用詞中純用舊詞的那一類。

1. 表示著裝，“穿”、“著”是一對古今興替的詞。在《官話問答》官話中有 5 例“穿”，對應的文言詞是“著”。如：

(1) a. 你還沒穿綿的哪? 沒有呢。——b. 汝尚未著綿衣乎? 未也。(第 23 課)

(2) a. 你這鞋是買的麼? ——b. 汝所著履系買者乎? (第 23 課)

而官話口語中的“著”都用為時態助詞“著”和語氣詞“來著”。

2. 表示“喜愛”，上古至明代多用“好”，明清以來就有“喜”與“愛”的新舊替換。近代漢語時期“愛”與“好”競爭，至清代占優勢地位；明清以來，雙音節“喜歡”、“歡喜”增多，清末“喜歡”在南北方文獻中都增長較快，民國時期實力漸強，“歡喜”只在部分南方方言背景文獻中使用。“愛”在南方方言背景文獻中接受度有限。^⑤《官話問答》中該類詞彙的文白對譯，基本上文言用“喜”。且“喜”之語義從“喜歡”涉及“願意”、“想”等主觀意念。如：

(3) a. 我不愛聽戲。——b. 予不喜觀劇。(第 9 課)

(4) a. 他素常愛說愛笑的，怎麼改了脾氣了呢? ——b. 彼素喜人說笑，何以改變性情。(第 137 課)

(5) a. 我不想去。——b. 予不喜往。(第 47 課)

(6) a. 你願意聽甚麼戲呀? ——b. 汝喜觀何等戲劇?(第 49 課)

3. 表示“飲食(水、酒、茶)”等，“喝”逐漸代替“飲”、“吃”成為核心詞是在清代。《官話問答》口語部分用“喝”12 例，對應的文言詞有“食”4 例、“飲”7 例。正反映了這種用法特點。如：

(7) a. 我喝慣了，也不覺怎麼著。——b. 予飲慣，不覺有何處不好?(第 150 課)

(8) a. 喝了茶了麼? 喝過了。——b. 食過茶乎? 食過矣。(第 7 課)

有趣的是，表示飲用文言部分沒有出現“吃”，而是用唐宋以前的“食”。

4. 表示“食用飯”，在宋代以後動詞“吃”基本代替動詞“食”。《官話問答》口語用“吃”，對譯的文言詞用“食”。該類詞文白對應有 6 例，皆為“食”和“吃”的對應。另有 1 例，白話詞使用“吃”，而文言詞採用“用”，這是較為常用的口語詞。如：

(9) a. 晚飯在家裡吃麼? 沒有一定。——b. 晚飯在家內食乎? 无一定。(第 34 課)

(10) a. 本地的飯菜你都吃得來麼? 倒都吃的來。——b. 本地之飯菜汝能食乎? 卻皆能食。(第 119 課)

5. 表示“放置”義，“放”是通語詞，“擱”是清代北方口語常用詞。《官話問答》口語中 4 例“擱”，有 3 例用通語詞“放”對譯。如：

(11) a. 怎麼擱在這兒呀? ——b. 何以放在此?(第 18 課)

(12) a. 在那兒擱著呢? ——b. 在何處存放? (第 38 課)

(13) a. 我把東西擱在這兒, 還不行麼? ——b. 我將物放在此, 不可乎? (第 82 課)

(14) a. 那個事, 早就擱下了。——b. 其事早解職乎。(第 97 課)

6. “禁止”義副詞“別”是北方特徵詞。“別”產生於元代, 並在明代發展成爲主導詞。另外“別”使用帶有地域特徵, 主要通行於北京、河北、山東一帶, 江淮地區小說作品中則不常見。^⑥太田辰夫把“別”的使用看成清末北京話八大語言特點之一。^⑦《官話問答》口語“別”30 例, 對應的文言詞主要用“勿”、“切勿”, 其他如: 不、切、切勿、毋、不必等。但未見 1 例“莫”。如:

(15) a. 可別儘自去呀。絕不能夠。——b. 切勿久去。一定不能矣。(第 33 課)

(16) a. 你可別疑惑。——b. 汝勿疑。(第 71 課)

(17) a. 早點兒回來, 別讓人家儘自候著。——b. 早些歸, 毋令人久候。(第 103 課)

三、文言與白話雙語體常用詞相混

(一) 文言文部分具有興替關係的常用詞雖用舊詞, 但偶有新詞相雜。

1. 表示同樣, 副詞“也”、“亦”是一對新舊替換的詞。李宗江指出: “也”產生於南北朝, 但在南北朝時期還不多見, 散文中更難見到。當時較爲接近口語的作品如《新語》、《百喻經》、《賢愚經》等書均未見用例。……到了金代, 在實際的口語中, “也”對“亦”的歷時替換已基本完成。到了元明時代, “亦”已較爲少見。^⑧在《官話問答》文白對譯中, “亦”和“也”分工明確, 但是也有 1 例用爲副詞的。如:

(18) a. 那敢情好, 您多分心罷。——b. 都是好, 也請多分神可也。(第 97 課)

2. 表示“尋找”義, 漢語有“覓”、“尋”、“找”之歷時興替。《官話問答》口語中都用“找”或者“找尋”複合詞, 對譯的文言詞主要是“尋”, 少數“覓”等, 體現的正是清中葉以後“找”成爲主導詞的詞類演變情況。如:

(19) a. 我的事不好找人替。——b. 予之事不易覓人代。(第 51 課)

(20) a. 我正要找你去呢! ——b. 予正欲尋汝。(第 60 課)

但是文言部分也有 1 例“找尋”之例外。如:

(21) a. 你找我幹甚麼? 打算求你點兒事。——b. 尋找何為? 擬求汝一事。(第 32 課)

3. 表示臉面, 有“面”與“臉”的新舊替換。《說文·面部》: “面, 顏前也。”“顏”與“臉”也臨時替換。從上古到唐宋時期一直用“面”。故粵語、滬語保留了這種用法, 如粵語“面”。廣州話“面”不僅單用, 還能構成許多的詞和熟語。而“臉”是到明代才成爲常用詞在官話中使用。但《官話問答》文言部分也用“賞臉”了。也許“賞臉”一詞在民國前後已經詞彙化口語化了。如:

(22) a. 你臉上怎麼這們紅啊? ——b. 汝面何如是紅? (第 42 課)

(23) a. 那您不是給我臉上下不來麼? ——b. 若豈非令予羞顏乎? (第 144 課)

(24) a. 只要賞臉, 我就請。——b. 但能賞臉, 予即請。(第 105 課)

4. 言語動詞“商議”、“商量”唐代出現, 均可表示“交換意見”, 明代皆爲該義的主導詞, “商議”略佔優。在使用地域方面, 南方語料傾向於用“商議”, 北方語料傾向於用“商量”。清代“商量”佔主導地位。在《官話問答》口語的“商量”翻譯文言詞是“商議”、“議”、“商酌”。如:

(25) a. 大家沒商量給他送行麼? ——b. 衆未商議爲彼錢行乎? (第 110 課)

(26) a. 他們又商量開會呢! ——b. 彼等又議開會。(第 102 課)

(27) a. 有甚麼事必得跟我商量啊? ——b. 何事必須與予商酌?(第 60 課)

這很好地證明了張美蘭、劉寶霞的觀點：“商量”在明代成爲該類詞的主導詞，且在北方多使用“商量”。^⑨但是，在文言中我們也發現了 1 例“商量”的用法。如：

(28) a. 要沒心辦，說他幹什麼呢? ——b. 不樂為，又何須商量?(第 141 課)

5. 表“睡眠”義，先秦時期是“寐”、“寢”，魏晉時期以後是“眠”。唐代開始用“睡”。大約從晚唐五代起，“困”在南方開始向“睡”義轉化，此後逐漸形成南北對立：北方說“睡”，南方說“困(睏)”。^⑩《官話問答》白話部分共出現 13 例“睡”，對應翻譯有 8 例是“眠”，3 例是“寢”，1 例是“寐”，竟然也用了 1 例“睡”。如：

(29) a. 還沒睡呢麼? 沒睡呢。甚麼時候兒才睡呢? 總得十二點。怎麼那們晚哪? 早了睡不著。覺夠睡的麼? 夜足夠睡。——b. 尚未眠乎? 尚未。何時方就寢? 必須晚十二點鐘。胡爲若彼其晚? 早寢反不成寐。如此能睡足乎? 夜長頗能足眠。(第 39 課)

(30) a. 我竟爲晚點兒回去好，到家就睡。——b. 我故意欲晚好，至家即寢。(第 67 課)

(31) a. 為晚上睡不著解悶。——b. 為宵中失眠破悶。(第 32 課)

(32) a. 你別攪我，我還要睡一會兒呢。快晌午了，怎麼還睡呀? 我夜裡老沒睡著。為什麼睡不著哇? 我一般算事，就睡不著。——b. 汝勿擾我，予尚欲再眠些時。將午矣，何以尚欲眠? 予夜間總未得眠。何以未得眠? 予一思慮事，即失眠。(第 111 課)

同時，白話部分還出現 2 例“困”，文言翻譯卻用了通語詞“睡”。如：

(33) a. 你不困人家也不困麼? 人家困不困你管呢? ——b. 汝不欲睡人亦不欲睡乎? 人欲睡否汝何須管?(第 67 課)

按：“困”亦作“睏”。章太炎《新方言·釋言》：“今直隸、淮西、江南、浙江皆謂寢曰困。”“困(睏)”爲方言本字。“困(睏)”是一個地域詞，汪維輝指出：約莫從晚唐五代起，“困”在南方開始向“睡”義轉化，此後逐漸形成南北對立：北方說“睡”，南方說“困(睏)”。“困(睏)”在明代後期的吳語文獻中用法已經跟現代吳語無別。所以現代方言中“睡”和“困(睏)”的分佈格局大概形成於宋代以後。^⑪“困”是南方詞，而“睡”是北方詞，也是當時表示睡覺義的通用口語詞。所以《官話問答》編者在編寫文言書面語詞有 3 次選擇了一個通語詞“睡”，其淺文言特點也可見一斑。

6. 表肯定判斷，口語用判斷係詞“是”，或隱含的肯定判斷句，而對應的文言文有 19 例用判斷副詞“乃”，有 104 例爲宋代始見的判斷係詞“係”，同時也有少數例子用“是”。如：

(34) a. 誰的扇子呀? 我的。——b. 此係何人之扇? 乃予之扇。(第 18 課)

(35) a. 這是誰呀? 是我哥哥。——b. 此係何人? 係予哥哥。(第 7 課)

(36) a. 是星期不是呀? 是星期四。——b. 是星期日否? 乃星期四。(第 10 課)

(37) a. 按說不是正冷的時候兒麼? 正是三九，敢情應當冷。——b. 按理應係正冷之時。正是三九，實在應當冷。(第 80 課)

(38) a. 馬褂兒新作的麼? 是新作的。——b. 此件馬褂新制者乎? 是新制者。(第 43 課)

(39) a. 是誰也不興這們冒冒失失的。——b. 是何人亦不須如此冒失。(第 142 課)

判斷詞“係”是宋代才開始使用的。宋元至今，一直在公文類文體中使用。“係”也是粵語的特徵詞之一。從中可以看出《官話問答》文言書面語用詞，相對用得更多的是唐宋以後的常用詞。

7. 量詞“點”表示“些少”義，其前用“一、半”等數詞，元明漸漸多見。《官話問答》口語用“(一)點兒”16例，對應的文言有：“微”1、“些(許)”8、“少數”2、“稍有”2、“(絲)毫”2、“少許”1，但文言文中也有2例用“點兒”。如：

(40) a. 一點兒不錯。他是幹甚麼的呀？——b. 一點不錯。伊係作何事者？(第13課)

(41) a. 會中國話不會？會一點兒。——b. 會中語否？少知一點。(第30課)

(二) 文言文部分具有興替關係的常用詞雖用舊詞，但新詞相混者衆。

1. 表示“寒冷”，上古“寒”是主導詞，到了西漢，新詞“冷”進入語義場，東漢至隋，與“寒”展開競爭，至遲到了明代，取代“寒”成了主導詞。^⑩但《官話問答》文白對譯中僅有2例“冷”對譯為“寒”的，其餘的用例都是用相同的“冷”。如：

(42) a. 身上不冷麼？不覺冷。——b. 身上得無寒乎？不覺寒。(第23課)

(43) a. 外頭冷不冷？不怎麼冷。——b. 外邊冷否？不甚冷。(第36課)

(44) a. 道兒上冷罷。冷倒不冷，就是有風。——b. 路上冷否？冷尚可，只是有風。(第54課)

(45) a. 按說不是正冷的時候兒麼？——b. 按理應系正冷之時。(第80課)

(46) a. 正是三九敢情應當冷。——b. 正是三九實在應當冷。(第80課)

2. 表“聽見、聽到”義，“聽”與“聞”是一組新舊興替的詞。到了明清時期，“聞”表示“聽見”、“聽到”義的用例漸少，且多用於轉述古語、敘事語言，口語中多講“聽見、聽到”。^⑪在《官話問答》中文言文中用“聞”及相關詞組，白話文中用“聽”及相關詞組，反映的正是“聽見”義詞類在元代以來演變面貌。如：

(47) a. 聽說你有一本新小說兒。——b. 聞汝有一本新小說。(第33課)

(48) a. 這話兒不要教別人聽見。——b. 此言不可令他人聞之。(第77課)

(49) a. 據我聽說，他是得了一注外財。——b. 據予所聞，彼乃曾得外財。(第121課)

不過，僅有4組屬“聽”“聞”之新舊興替，另有9組是“聽”與“聽”的相同表達。如：

(50) a. 你聽著怎麼有槍聲響啊？——b. 汝視聽之，何來槍聲？(第125課)

(51) a. 聽著說的很不錯。可惜會的不多。——b. 聽所言中語甚好。惜不能多。(第30課)

(52) a. 回頭就可以聽信。——b. 予回時即可聽信。(第48課)

3. 表示“歸來”義，上古時期的主導詞主要為“歸”和“返”，東漢時期，“回”開始具備“歸來”義，並迅速發展，在唐五代具有一統天下的優勢。^⑫《官話問答》中該類詞的使用中可以看出，白話文部分的“回家”、“回來”、“回去”這一組詞有29例，文言文部分僅18例用“歸”(9例)、“歸家”(4例)、“歸來”(4例)、“歸去”(1例)。有10例用了“回來”4例、“回去”1例、“回家”5例，占了總數的三分之一。如：

(53) a. 早點兒回來，別讓人家儘自候著。——b. 早些歸，毋令人久候。(第103課)

(54) a. 上那兒去呀？回家去。——b. 往何處去？歸家去。(第11課)

(55) a. 幾兒回來的呀？——b. 何日回來？(第4課)

(56) a. 我回家看看去。——b. 予擬回家省親。(第10課)

4. 表示“心情喜悅”義，在唐宋元明時的常用詞為“喜”，此外，“歡喜”、“喜”也有少量使用，清代主要使用“喜歡”，與此同時“高興”也開始使用。^⑬《官話問答》口語中用“高興”，文言對譯為“歡”、“無興趣”，如：

(57) a. 你為甚麼不高興啊？——b. 汝為何不歡？(第85課)

(58) a. 我今天心裡不高興。你出去打混打混就好了。——b. 予今日無興趣。汝至外面，即將不高興混過去矣。(第47課)

文言部分，承上文“不高興”之用詞，將口語之“不高興”一詞沿用，有1例。

5. 給予動詞“給”是在清代北方文獻中大量出現。《官話問答》白話中用“給”10例，文言中對應的動詞有“予”2例、“贈”1例、“與”1例，另有4例直接用“給”，如：

(59) a. 誰給你的呀？我媽給我的。——b. 誰與汝者？予母所給。(第14課)

(60) a. 家裡要不給呢？我寫一個條兒拿著。——b. 家裡恐不肯給。予寫一字持去。(第38課)

(61) a. 聽說給了一個姓趙的。——b. 聞已給一姓趙人。(第84課)

(62) a. 給兩吊錢罷。打價兒不賣。——b. 給二十枚可也。還價不賣。(第27課)

6. 表使令語義，上古中古主要用“使”、“令”，唐代以後多用“教”，明代以“叫”為主，“讓”較少，清代“讓”、“給”仍佔少數。在《官話問答》中口語“教”11例對譯的是“令”11例，其餘則是“給”1例，對譯成“令”1例，“讓”1例對譯成“令”1例，也出現了“讓”1例對譯的還是“讓”1例。但沒有用“叫”，如：

(63) a. 那個教人瞧著，不太小氣了麼？——b. 若令人觀之，予不過於小器乎？(第140課)

(64) a. 那您不是給我臉上下不來麼？——b. 若豈非令予羞顏乎？(第144課)

(65) a. 早點兒回來，別讓人家盡自候著。——b. 早些歸，毋令人久候。(第103課)

(66) a. 讓您受累了。——b. 讓汝受勞。(第28課)

7. 表示第一人稱複數，《官話問答》口語有“咱們”28例和“我們”20例。其中“我們”20例，對應翻譯的文言用詞有“予”5例，“予二人”2例，“予等”4例，“我等”5例，“我們”2例。這2例“我們”也是通語相混用法；而口語28例“咱們”中，對應的文言用詞有：“予們”1例，“予輩”1例，“我輩”2例，“予二人”1例，“予”1例，“我們”18例，還有“咱們”3例。複數表達，純文言僅用“輩”3例，第一人稱純文言的僅4例“予”，甚至出現“予們”如此的文白混搭，而大部分用的是“我們”的通用稱法。這些也是宋元以來的通用法。尤其是文言部分出現3例“咱們”，也是口語的混用。如：

(67) a. 咱們放假快了。——b. 予們放假之期不遠矣。(第22課)

(68) a. 咱們還過虛的麼？可矣，咱們走吧。——b. 予輩尚過虛僞乎？若然，我們即同往。(第36課)

(69) a. 咱們交上好不好？——b. 咱們結為友可乎？(第98課)

(三) 文言文部分夾雜著一批明清以來的新詞和北方口語詞。

略舉“眼鏡”、“官話”、“商業”、“營業”、“教員”、“冷不防”，如下：

(70) a. 這付鏡子怎麼賣？——b. 此付眼鏡若干價？(第28課)

“眼鏡”，用以矯正視力或保護眼睛的透鏡。《漢語大詞典》首例引自明代郎瑛《七修續稿·事物·眼鏡》。

(71) a. 你聽我說的話對不對？——b. 汝聽予之官話說得如何？(147課)

“官話”這個術語早在明代海外文獻中已見。《朝鮮王朝實錄·成宗實錄》(1483)：“頭目葛貴見《直解小學》曰：‘反譯甚好，而間有古語，不合時用，且不是官話，無人認聽。右《小學》一件，送副使處，令我改正，則我當賚還燕京，質問以送。’”

(72) a. 是作買賣的人。是那一行啊？——b. 係經商之人。係何項商業？(第13課)

“商業”，以買賣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經濟活動。《漢語大詞典》首例引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73) a. 這一趟買賣不錯呀? ——b. 此次營業可會得利? (第 15 課)

“營業”特指經商。《漢語大詞典》首例引自瞿秋白《餓鄉紀程》，太晚了。

(74) a. 他是幹甚麼的呀? 是小學堂教習。——b. 彼係何等人? 係蒙學教員。(第 33 課)

“教員”指學校中擔任教學工作的人員。《漢語大詞典》引沈從文《從文自傳·我上許多課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書》：“四個教員恰恰又有我兩個表哥在內……”，太晚了。

(75) a. 你抽冷子這們一聲，誰也得唬一跳。——b. 汝冷不防如此一聲，何人亦須驚。(第 142 課)

“冷不防”，清代北方口語詞。《漢語大詞典》首引《兒女英雄傳》。

四、文言與白話雙語體詞彙相同

(一) 清代至民國產生了一批新概念新詞，促使文言表達因適應新詞而趨同。

清代至民初一批反映新科技、新文化、新經濟、新社會、新生活的新詞出現了。如：電報、電碼、電燈、電話、自來水、輪船、自行車、護照、廣告、紀念日、運動會、財政部、同事、科長、科員、公署、學堂、小學、高小、課 (lesson)、學界、鉛筆、星期、鐘點、錶、新聞、出版、衛生、開會、飯局、公園、醫院等，對應這些新詞，文言文中只能大量地沿用。¹⁶

(二) 清代至民國產生了一批口語新詞，促使文言表達適應新詞而趨同。

《官話問答》官話部分偏重北京官話，由此對應這批新詞的文言表達與口語用詞趨同。如偏過、話條子、勞駕、冒失、浮面、局勢等。

(76) a. 你的話條子，已經編完了麼? ——b. 汝之話條，已編竣乎? (150 課)

“話條子”，口語短句，多指初學漢語的單句，散語。《語言自邇集》：“話條子”是學話用的。

(77) a. 你吃飯了麼? 偏過您哪。——b. 汝食飯矣乎? 偏汝食過矣。(第 8 課)

“偏過”：客氣語，表吃喝於他人之前。《紅樓夢》已見。

(78) a. 勞駕您，千萬可別忘了哇! ——b. 勞汝駕。(第 145 課)

“勞駕”，《漢語大詞典》首引《老殘遊記》用例。

(79) a. 是誰也不興這們冒冒失失的。——b. 是何人亦不須如此冒失。(第 142 課)

“冒失”，《漢語大詞典》首引《儒林外史》用例。

(80) a. 這都是浮面上的小過節兒，有什麼要緊? ——b. 此浮面小節，有何要緊? (第 135 課)

“浮面”，表面。“小節”就是“小過節”，小矛盾。明治教科書《官話急就篇》(1904 年)：“這雖是浮面上的小過節兒，可也是萬不可忽略的。”

(81) a. 你看這個局勢够多們好? ——b. 汝視此局勢何其佳? (第 129 課)

“局勢”，事物發展的趨勢和情況。《漢語大詞典》例引清代薛福成《援越南議上》用例。

五、結語

表面上看，文言與白話這兩種文體攪在一起，兩者之間仿佛糾纏不清，又似乎不具有嚴格的同一性。通過上文對《官話問答》的文本分析，我們發現文言和白話這兩種文體在研究對象方面，部分地取決於句法表達，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詞彙層面的差異。《官話問答》文言文“淺文理”

的特質得以充分顯示：其使用的詞彙層次有上古、中古、唐宋元、明清、民國初等不同時期，它融文言與白話之優點，雖是書面語體，卻像口語一樣表達準確、清晰、易懂，文辭同樣優美。是文言文向白話文過渡進程中不可忽視的一個環節。也是我們詞彙歷史研究中必須關注的問題。

“官話口語”是與普通民衆接觸的工具，具有大眾性。“雅正”的文言是與“士人”階層接觸的工具，是瞭解中國書面語文獻和書寫書面語體的工具。前者是“用最爲簡明直白的語氣來表達”適合大眾的語言。后者是“盡可能地古雅深邃”。而淺近文言，容兩者之特點，亦文亦白成爲一種獨特的風格，在民國前後得以興起、風行，折射出社會變更時期，“大眾化”成爲全民交際語言表達的一種趨勢。根據學界劉雲等人對清末民初報刊界“淺文言”使用情況的調查，近代絕大多數的報刊在報道新聞、刊登時事評論時都使用淺近文言。^⑦也有信息顯示：晚清的白話報刊銷路遠不如淺近文言。那些有能力消費報刊而又需要報刊的人，主要是閱讀淺近文言的讀者。如此，《官話問答》採用“淺文理”作爲教材的一種語體，不僅爲了特殊的受眾，也是那個時代的需求，這也有利於我們認識該教材使用雙語體的重要性。

①參見姚達兌：《聖經與白話》，見梁工主編：《聖經文學研究》2013第七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98頁。

②馬雲霞：《〈聖經〉“二馬”譯本的語言問題》，河南周口：《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

③吳福輝：《“五四”白話之前的多元準備》，北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1期。

④汪永琴：《〈官話問答〉一書兩種語體詞彙文白新舊素質的比較研究》，北京：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⑤參見劉曼：《詞議流變與常用詞興替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⑥參見江藍生：《禁止詞“別”考源》，太原：《語文研究》，1991年第1期，第42~47頁。

⑦參見太田辰夫、陳曉：《論清代北京話》，北京：《語言學論叢》，2013年第2期。

⑧參見李宗江：《“也”的來源及其對“亦”的歷時替換》，武漢：《語言研究》，1997年第2期，第65~66頁。

⑨參見張美蘭、劉寶霞：《言語動詞“商量”、“商議”的歷時演變及其分佈特點》，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⑩⑪參見汪維輝：《說“困(暈)”》，長沙：《古漢語

研究》，2017年第2期。

⑫參見王盛婷：《漢語“冷類語義場”變遷史考》，銀川：《寧夏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第15~18頁。

⑬參見張美蘭：《從〈訓世評話〉文白對照看明初漢語常用動詞的興替變化》，南京：《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第153~162頁。

⑭參見汪維輝：《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76頁。

⑮參見張慶慶：《近代漢語幾組常用詞演變研究》，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⑯參見張美蘭：《論〈官話問答〉文言書面語體的“淺文理”特徵——以文言與白話兩種文體同詞應用爲視角》，《中國語研究》待刊稿。

⑰劉雲：《尋找適合“大眾”的〈聖經〉譯本——淺析19世紀後期傳教士對於淺文理譯本的不同態度》，上海：《基督教學術》，2015年第13輯。

作者簡介：張美蘭，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責任編輯 桑海]